



研語徵覽

子路

服部文庫
117
248
13



117
248
13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三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因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
也上事無倦則可

見壽月

卷之十三

新蘇氏曰民之行以先其身勤不怨吳氏曰勇而喜於有為而不可持久故以此告之無倦而已未嘗復有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之所告姑使

守義治民在於先修其身使民在於躬勤其事為政之道先之勞之二言盡之矣故及其請益以無倦告之胡氏炳文曰子張堂堂以無倦告之於始而怠於終故吞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少誠心故又加之忠道在通而事在易故知道者不求諸遠而必求諸通不求諸難而必求諸易知其要在此而不可易也以身先之則民勸矣否則事廢以身勞之則効速矣否則功不成若夫子之言可謂通且易也然勤而不倦焉則治必定功必成矣其要唯在堪煩積久不求近効若求近効則怠心必生前功盡廢故及子路請益唯曰無倦真藥石也哉

徵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

非為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功全在先之為不穩矣朱子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如以身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為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

答子張見前篇
如居仁之居身居於
政也謂視政如其家
事也心言之

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
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
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已視民。
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已者。故曰先之。又
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
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
之無倦焉。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古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新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而後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廢。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李。氏。宰。况。天。下。乎。
古義。有。司。屬。吏。也。宰。眾。職。所。視。傲。故。躬。先。率。作。則下。無。廢。職。過。失。誤。也。宰。眾。職。所。視。傲。故。躬。先。率。作。則舉。賢。才。則。人。有。所。勸。而。政。治。明。仲。弓。謙。言。而。舉。之。足。以。知。人。之。賢。否。所。交。亦。不。廣。安。知。賢。才。而。舉。之。夫。子。言。且。舉。爾。所。知。者。苟。實。好。賢。而。欲。舉。之。則。爾所。不。知。者。亦。將。有。人。以。舉。之。而。自。無。遺。賢。矣。此。三。者。為。政。之。大。要。也。夫。上。者。下。之。綱。也。綱。不。舉。則。目。自。弛。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故。以。先。之。過。則。誤。

不宥則刑罰濫而衆心畔故赦不可過次之賢才國
 家之所倚賴苟不舉之則家猶不可治况國乎况
 天下乎故欲治天下者當與天下之人共治之欲
 治一國者當與一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家者當
 與一家之人共治之仲弓知專求於己而不知與
 人共焉苟不與人共則季氏小邑猶不可治况天
 下乎此所以舉賢才而終之也論曰夫以無人材
 為憂者庸主之通患也天下之廣不患無人材不
 在於上必在於下不在於朝必在於野苟好賢甚
 則群賢彙征如拔茅茹豈有無人材之患乎嗚呼
 若夫子之言意直心廣足以牢籠天下之人材
 尚何無人材之為患哉郭隗說燕昭王意近之
徵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
 事朱子因之仁齋曰宰衆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
 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
 于書凡為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亡論其庸

駑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己才智而不任人才
 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
 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
 從古註為是夫宰誠衆職所視效也衆職所視效
 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
 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
 之事耳鄙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孔安國曰
野由不達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
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孔安國曰禮以
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王肅曰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
行

新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
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
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
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迂謂遠於事情言
非今日之急務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
爾妄對也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能順言不順

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
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餘皆苟矣○胡
氏曰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亂欲殺之
果而奔靈公欲立公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
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其
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天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子王請于方伯命公子而將立
之則人倫正矣夫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
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古義衛君謂出公輒名者實之表名一違則其實
畢差故政以正名為先迂猶遠也言非今日之急
務責子路不能闕疑蓋君子以知之為不知猶為不
知而不實言之此言名不正之弊也事不知猶曰
不成事體蓋百事順成而後禮樂可興若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而政治乖繆刑罰不中此言名之不

禮記

卷之十一

禮記

可不正也。於其言猶云於其名。稱也。為政固多術矣。然在衛國則莫急於正名。若名一不正則下五者流弊。自至百不可為。方是時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伋其父而補公卒。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輒乃仇其父而補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孔子正名之。言在是時。實為急務。論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出曰。夫子不為也。而觀此章。則夫子亦非不為。輒者。蓋子貢之言。語其常也。佛肸弗擾之。召夫子皆欲往。此聖人棄物之仁也。向使輒誠心以待之。虛己以委之。則夫子豈不可助之乎。正名之舉。亦豈有難為者乎。胡氏以爲。夫子為政。必將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伋。而立之。其論正矣。而非人情不可從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聖人神化之妙。不可以言議意測之也。

徵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為政。則正名為先也。有

是哉。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彌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名以彌。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以子。人孰識之。以孫

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師將以何號令皆
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軍旅事皆廢事
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立禮樂不可
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不立放辟
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故刑罰
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然乎
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古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謂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樊遲遊聖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揚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
古義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圃種菜之處小人謂細民禮以別上下辨貴賤故民敬義以制可否明取舍故民服情猶實也信以廟虛偽黜浮飾故民用情實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子以約小兒於背

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蓋上好之則下亦以類而應。速於桴鼓。疾於置郵。可以鼓舞萬民。可以風動四方。第患好之不篤耳。若夫營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子不面責其非。而必待其出而言者。蓋面責其非。則彼固不得。不從而然。或恐拂其意。而聽信之。不篤。彼若聞夫子竊議已之非。則差惡之心。生於內。而悔悟親切。自改之也。必矣。是亦夫子之仁也。論曰。聖門之學。經世之學也。古之聖賢。隱於漁釣者有矣。隱於版築者有矣。若稼圃之聖賢。隱於陳相。並耕之說。專以繼往。聖開來。學為教。濟天下立綱常。為道若版築。漁釣之事。固不得已之事也。可知。邈世為高者。非知孔孟之心者也。

多能鄙事子罕篇

漢文事見賈誼傳李商隱詩可

微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焉。

不問蒼生問鬼神

孔子所以不答也。然其意則如包咸說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觀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則包咸得之。昔在唐虞。后稷勤稼穡。孔子何以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壤定。賦立萬世之法。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乏君子之人。而樊遲乃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邑後世精藝殖者。多為其君殖利。已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刊古聖賢隱於漁

鈞版築而以樊遲為遜世自高者吁。遜世為高者。豈學稼圃哉。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何問答之不相值也。上好義則民服。措置當故也。用情云者。謂不匿其情也。情如軍情病情之情。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情不可識也。其情所以不可識者。以疑其上也。所以疑其上者。以上無信也。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孔子多不面斥其非。待其出而言者。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禮為爾。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古專猶獨也。此曰木入新言士人靜而後言。其意非徒然也。不達。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古**義。專。獨也。言政大事也。使難事也。讀詩而有得。則達於政。而能使事也。詩之用。廣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察人情。識事變。可以興。好善。惡不善之心。可以觀。則足察人情。識事變。可以群。則溫厚和平之心。生可以怨。則乖戾褊急之心。消。好善。惡不善。則為政之本立矣。察人情。識事變。則為政之用備矣。溫厚和平之心。生。則得盡其言。乖戾褊急之心。消。則與物不忤。故可以達於政。可以奉使。獨對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

者之大患也

徵專對。何晏曰。專猶獨也。雖多亦奚以為。以訓用言其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善學詩者也。聘禮記曰。辭無常。鄭玄註。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是使四方。所以貴能專對也。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言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

孔子曰季氏篇

詩書義之府數見

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謂義焉。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者亦於此焉。大氏詩之為言。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之事。莫不言者。唯詩耳。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耳。是豈理學者流所

書道政事莊子已見

人之二句詩鄙
風鷄之奔奔篇
人而二句相鼠
篇取彼四句小
雅巷伯篇讒人
二句青蠅篇知
我二句苕之華
篇

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唯指草木鳥獸耳。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者，則大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類，豈溫厚和平哉？是朱子見經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而為此言耳。殊不知經解之言，語學詩而成德者，已非謂詩也。學詩者之溫柔敦厚，為悉性情故也。如長於風諭，豈啻詩乎？亦在用之者焉。是

朱子之所不知也。學者察諸。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古今教令也

新無

古義此聖賢治人之常法，不如此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蓋先王之治，詳于德而略于法，知法之不足恃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能修其本則末自從之。天下無難為者，故聖人論治平之道，其言每皆甚易而近者，蓋為此也。

徵古書所謂身皆謂己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

禮樂得於身禮記

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易繫辭

內聖外王莊子
天下篇

相對立工夫。浮屠之學也。學者察諸。又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取諸其臆以為正。何以能合先王之道也。孟子以規矩準繩為喻。取正於先王也。此章之言。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身雖正。亦不可行矣。何則。孔子之時。先王之道雖亡。手猶在。故特言此。以責人君。已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也。徒睹此等之言。動求諸己。內聖外王之說。所以興也。學者察諸。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古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古義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二國雖衰亂之甚。然猶有二公之遺風。故曰兄弟也。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其在當時。誰謂齊晉之強。不如魯衛之弱。然魯後齊晉而亡。衛之子孫至漢猶在。則王澤之遠。亦不可誣也。聖人之言。可信也。夫

魯一變雍也篇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衛多君子

徵魯衛之政。兄弟也。仁齋先生曰。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可謂善解論語已。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君子。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亦衛人作。故其書動引康誥。以及淇奧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親壽閣

集覽卷之二十三

三

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史王肅曰荆與護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揚

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

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古義公子荆衛大夫合聚也完備也朱子曰言其

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此夫子稱公

子荆以示居室之道也○朱氏曰常人居室不極

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

初不以此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左傳昭公十三年

朱子曰見大全小注

為室何註無解邢疏猶曰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

之室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

徵善居室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

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

理會可謂不知古言己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

家有天下之有始有者有之始基也少有者有之

稍備也富有者有之富完也始有者未合故曰苟

合之矣少有者合而未完故曰苟完之矣富有者

完而未美故曰苟美之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孔子

之所善在不遽而不在不欲朱子以不欲為解大

氏後儒義利之辨大過耳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古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

新僕御車也庶衆也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

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

立學校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

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

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

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

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

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

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古義僕御車也庶衆也民不至匱乏則老幼得其

養而民生遂民知孝弟之義則上下得其所而民

心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心也夫子適衛見其庶

而嘆之蓋有悅其國無沴戾生齒繁殖故及冉有

富之則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加之以富既富矣不

而教之則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加之以富既富矣不

禽獸幾希故加之以教夫庶矣而不知富之則是

以草芥視之也富矣而不知教之則是

以禽獸畜之也豈聖人仁天下之心哉

徵胡氏曰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

事皆可師法豈非哉亦不知其事已朱子曰必立

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餼稟生員講解

義理已殊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

明之是宋儒所不知也况仁齋乎學者察諸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古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

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新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孔子者僅辭言綱紀布也

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

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

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古義 暮月謂曆一歲之月也。許氏謙曰：暮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此蓋夫子為門人釋其疑也。當時佛肸之召，夫子嘗欲往，公山弗狃之召，夫子又欲往。門人多疑之，故言此以明其意。當與後篇吾其為東周乎章參看。

徵 暮月而已可也。已訓既。世多以而已為耳，非矣。蓋先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暮則施設猶有未周者也。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謂三年者再暮耳。再暮而成豈不速乎。世儒不知出於此，故其解皆空言耳。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古 王肅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去殺也。孔子信之。

新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

古 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

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使 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古有此言，孔子善之。夫子言勝殘去殺，乃非以善人仁厚之至而百

年相繼之久，則不能非可旦夕養其效也。故曰：誠哉是言也。是非非善人而遲其

化，蓋門人記之以起下章之意。

徵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是矣。然孔子必有所指，豈謂楚先君邪。善人不踐迹，則不用禮樂

善人不踐迹見
先進篇

之教故其化遲耳。故作善人不致獲限不計餘。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古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王者必三十年曰世。乃成。

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

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

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

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是謂之

古義。世者指其世而言。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謂之

必世。則非子孫相繼之比。謂之仁。則亦非止勝殘

去殺而已。蓋王道以仁為本。一夫不得其所。非仁

也。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上自朝廷及於海隅之

遠。歡欣愉悅。合為一體。百官都俞。吁咨於上。黎民

相愛相安。於下融如溢。如莫不自涵濡於上。澤之

中。是仁之成也。至

王道之成也。

文王之所以為

文中庸

文王之所以為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觀濤閣

集覽卷之三

十一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文王之所以為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文中庸

古新無註

古義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此又言治人之常道故編論語者不厭其屢見而數出也

徵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非矣為政者謂秉政也左氏春秋可

徵

左傳襄公二年子罕當國子馬為政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古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馬融曰政者有所政更匡正馬融曰事者凡行常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新冉有時為李氏事朝李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是時李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李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所以正名分抑李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古義冉有時為李氏事朝李氏之私朝晏晚也以用也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聞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時李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其漸不可長故特顯白言之不獨警為非夫子知其漸不可長故特顯白言之不獨警李氏教冉有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下萬世蓋春秋之意云

徵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

千乘云云學而
司馬周禮夏官

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註曰：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豈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賞刑罰田獵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乎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如一言可以興國，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也。言而喪國，此則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當時有此言也。因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之難，則必戰兢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他言無所樂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言他言無所樂於興邦乎？為定公言，善而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此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警省則豈不可以期必興邦乎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而莫予違則讒論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遂興喪也而興喪之端分於此然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愚謂為君難之戒專在守成之君為切矣若創業之君本起自寒微備嘗艱難不須深戒第守成之君素藉祖宗之業生長安富之中優游暇豫不知自戒故此言專戒守成之君也凡人生之憂最在於不得聞善言臣之於君亦直言難進諛言易入故古之明君必自導其臣而使得盡其言若不然而則雖有剛直之臣而不得盡其能況樂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嘉謀在前而不知敗亡在後而不覺一言而喪邦不其然乎

徵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朱子引詩訓期是矣何註訓近不通矣觀孔子是言則知後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政為仁

之問人人而殊焉後人則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或中庸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蓋亦不知一貫之義耳夫一可以言盡則孔子豈謂之一乎不思之甚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古無

新音義並見第七篇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古義近則其釁易見故實惠及民則近者說至誠能感物故誠意積久則遠者來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故夫子欲葉公以此驗民情而自考其得失也

徵近者說則遠者來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

邢疏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化則遠者當慕

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後人不知古言故無則字則為對說非矣邢昺疏尚不失古義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古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新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古義莒父魯邑名張氏拭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胡氏寅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徵見小利欲速小人之心也聖人知大而思遠故人以為迂矣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已孔子之言雖藥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古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

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
 替取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
 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古義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隱非直也。
 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道也。故謂
 之直。苟於道有合，則無往而不得。故曰：直在其中
 矣。入大廟，每事問。曰：是禮也，亦此類也。論曰：舊註
 謂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非也。此以人情天理
 岐而為二。夫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
 行，皆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
 苟於人情不合，則藉令能為天下之所謂天理者，
 狼之心不可行也。但在禮以節之，義以裁之，耳。後
 世儒者喜說公字，其弊至於賊道。何者是？是而非
 非，不別親疏貴賤，謂之公也。然夫子為子隱，子為父
 隱，非直也。不可謂之公也。若夫外人情，離恩愛，
 禮而不說，理說義而不說，公若夫外人情，離恩愛，
 尚而求道者，實異端之所
 尚而非天下之達道也。

徵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
 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朱子曰：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仁齋先生非之而曰：
 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
 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是執拗之說耳。
 天理誠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
 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
 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理學
 家率推一以廢萬，其言如可聽也。其實皆一偏之
 說耳。予嘗以仁齋先生為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

孔子曰學而篇

規壽閣

身賢卷之三

三

樂在其中述而
餒在祿在共見
衛靈公篇

呂氏春秋當務
篇

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萬也故曰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命之為直也如樂
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中本非致餒之
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
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可謂直者非
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謂君子求
憂也故孔子云爾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非
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

古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
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
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
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
最先先難次之
愛人其最後乎

古義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恭則不
敢肆敬則不敢慢與人忠則不敢忽人之事此所
以求仁也蓋仁者實德也由規矩則得不由規矩
則不得故夫子以君子脩身之常法告之於求仁
之方至
為深切

徵樊遲問仁問行仁政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猶如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
政先脩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

敬恕告仲弓顏
淵篇
九經中庸已見

後世仁之訓詁不明如此章皆作鶻突解居處謂
 居之於己也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
 恭見於外敬主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
 創持敬而不知敬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
 心恭敬皆見於外豈容折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
 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疑焉但不可猶不能也
 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棄也以爲勿棄之義
 者過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孔安國曰有耻有所不爲鄭玄曰行必果所欲
 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
 可以爲次鄭玄曰噫心不平之
 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
 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
 而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果必行也硜
 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
 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
 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今之從政
 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
 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

黃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自得

古義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則所以為士者備矣宗族鄉黨之間俱稱其孝弟則其行之善可見矣朱氏曰果必行也礮小石之堅確者謂之小人者蓋以其識量抱泥而所見甚小也子貢又問若今之從政者於士何如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量之小者筭數也毀其無一善之見於世也子貢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難其人以為以此為士則自此以下者不足為士然則人或棄材故再問其次至於今之從政者如何蓋舉其所不滿意者而質之夫子也孔門之學者不敢自是已意輕可否人也如此論曰孝弟實德也忠信實心也故聖門之教必以孝弟為本忠信為主而今以此為士之次者何哉蓋聖門之學有用之實學也苟德之不弘材之不宏則設今孝弟可稱忠信可取然徒善其身而已不足以及人故為士之次也

士而懷居憲問
篇見危授命憲
問篇士見危致
命子張篇
子貢方人後篇

徵行己以己之所為言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以奉使為士重務也不唯以子貢能言故告之也它如士而懷居見危授命可以見己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蓋知者也知者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材夫子必有所用之故問也大氏世主之用人皆喜其才諳而其以為有才者皆小才也孔子所答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謂之小人亦小人而有才可賤之至故曰斗筭之人言其近利也朱註如魯三家之屬可謂不曉語意且魯三家

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時多進退取其人者以
新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
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鬱鬱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亦其次也

古義行道也進取進而取道也朱氏曰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任道之重非中道之士則不能然既不可得則必欲得狂狷之士而教之蓋狂者志意高邁欲直入于聖域可與進道之量而次于中道者也若狷者行潔節苦雖一毫不義之事不敢為又可與守道之器而次于狂者也此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若夫庸常之才委靡不振不堪任此道之重也
徵不得中行而與之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中道乎且是謂其人耳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古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鄭玄曰言巫鑿不能治無恒之人包氏曰善南人之言也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新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鑿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古義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也無恒謂有始而無卒也巫為人祈禱鑿為人療病若其心無恒則無為人之實故雖巫鑿之賤役猶不可為之夫子所以善其言也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此又言自受其羞也張氏拭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常久不易之謂恒有始有卒之謂恒其事雖易而守之甚難若反此則百事不足恃焉故雖巫鑿之賤役猶不可為况為聖人之道者其可不恒其德乎

緇衣禮記

詩小雅小旻篇

得見有恒者述而篇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見大學

見詩

集賢堂

三

徵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鑿鄭玄曰言巫鑿不能治無恒之人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故知鄭玄之解古來相傳之說已作巫鑿者謂為其人卜筮且鑿疾也非謂以其人為巫鑿之人也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卜筮之占亦不能守鑿人之言故云爾正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同義主人君而言之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耳且古書不可以三字相連以字不可屬下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可以見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
 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此所以用
 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
 有故曰不占而已矣故易者成務之道也揚氏張
 氏皆未得其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古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
 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
 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古義君子心和故與物不忤從義故不得必同小
 人反之君子之事仁義而已矣和則不失物不同

晏子春秋外篇
 左傳昭公二十
 年

則不失已此可以見仁之成德而義自在其中矣
 ○朱氏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
 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
 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
 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
 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
 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
 其隙無不至亦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徵晏子春秋及左傳曰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遼
 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醲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此和同之義也。

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求諸心。而失其義焉。蓋古之君子。學先王之道。譬諸規矩準繩。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雖和乎。烏能相成相濟。如羹與樂乎。亦可謂之同已。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古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
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

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古義輔氏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不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之賢也

說微無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古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孔安國曰度才而官之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古義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末二句乃解易事難悅之意下文傲此輔氏廣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之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說微無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古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不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古義君子守己儉而不以能先人故泰而不驕小人恃其有而不以約檢已故驕而不泰
徵驕與奢侈不同義仁齋以儉解不驕以不以約

檢已解驕未免倭訓讀字抗志解古文可謂不自
揣之甚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古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
樸訥遲鈍有此四者近於仁

新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
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
外馳故

古義木者質樸訥者遲鈍為仁在乎立誠誠立則
不取欺人故其質剛毅木訥者雖未至仁而與色

取而行違者異故曰近仁蓋巧言令色外似而
實偽剛毅木訥外野而內可取聖人所以辨仁不

仁者於是可見矣○胡氏炳文曰四者天
資之近仁者也加之以學則不止於近矣

徵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楊氏曰

振也愆公右長
篇

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皆非矣
剛無欲是據振也愆章殊不知其謂剛者有時乎
失其剛以愆耳豈謂無欲為剛乎訥訥於言耳
遲鈍乎剛毅木訥蓋古之成言剛毅之人多是質
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如巧言必帶令色
言之而所重在巧言耳近仁者言易成仁也如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可以見己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
必能力行故云爾後儒折以為四而謂剛以何故
近仁毅以何故近仁木與訥各以何故者皆不識

知所先後大學
好學近乎知三
句見中庸

古言爾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古馬融曰切切偲偲貌相切

新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

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古義切切懇到偲偲詳勉皆相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言士之行欲如此然朋友有相責之義兄弟

有相友之道故未復以其所重分而言之亦三者皆為忠愛之意蓋士之行雖不可以一盡然以心

愛為本苟不足於茲則其行必不能遠達故夫子以此三者答子路之問可謂親切矣○黃氏餘曰

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

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徵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

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

論語已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聖人之教尚仁仁者

相生相長相養相育之道也學而成德然後可以

臨民故仁必以脩身為本威儀德之符也故君子

慎其容祗士未可以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

由也嘒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

由也嘒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

由也嘒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

黃說大全小註
發強剛毅中庸
文

由也嘒先進篇

見壽月

問士而孔子徒以此告之。豈不少乎。學者思諸。又按博雅曰。切切敬也。惇豈蕙邪。則切切惇惇敬而怡怡和也。馬融曰。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似逐字為解矣。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古包氏曰即戎也。戎兵也。言以攻戰也。即就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以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自去。○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益。何乃有。

古義即就也。戎兵也。教民謂以善教之也。所謂脩其孝弟忠信是也。善人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為務。而不以形殺威嚴為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為長上死。善之易入于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徵善人教民七年。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不可以即戎也。後儒狃聞佛氏善男子善女人。而以善柔之人。其解皆謬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古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敗。是謂棄之。必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古義教民以戰陣之法也。馬氏曰。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敗。是謂棄之。○古者教民之法。三

時者農一時謀武與目習于旌
自無敗亡之禍若不然則與措之于死地無異矣
此蓋承上章而言亦不可以
不講武也君子重民命如此
說無

人而心善柔之人其機皆善
人限不可心唯好少對論時聞辨力善賢

善入卷月十半十半言其人少細善人

而不可心唯好少對論時聞辨力善賢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三終

